

知识青年短篇小说集



挑战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新苗吐绿·····	徐明和 (1)
挑 战·····	金 旭 (21)
奔 驰·····	鲁东勇 (41)
海 兰·····	许长文 (60)
入党之前·····	石大博 (76)
硕果累累·····	郭象欣 (94)
进 军 岭·····	王运升 (104)
红 云·····	李克敏 (116)
铁骑奔腾·····	哈斯巴干 (126)

新苗吐绿

徐明和

—

“春风不刮，杨柳不发。”这是老农常念叨的话。说也真的，河边上的青枝柳，昨天还挺在风头上嘎叭嘎叭直响，一宿的工夫，枝软条柔，叶芽放翅儿，满树绿梢了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，象春风一样吹遍了红岩村的沟沟岔岔。

歇晌的钟声响过不到一袋烟工夫，青年点门前围了一群半大丫头、半大小子，闹闹嚷嚷争看一张大字报。大字报在二小子手里拿着，兰子站在旁边乐得脑袋直晃，小辫直甩，嘴上开了一朵喇叭花。正在吵闹把火的当儿，一个高个、圆脸、眉清目秀的姑娘，肩上扛把镐头，手里握着卷报纸，笑盈盈地走过来。兰子脆生生地喊了句：“红梅姐！”大伙轰地一下围上去。二小子递过大字报说：“你看，俺们写的行不行？”红梅细眼一看，大字报是这样写的：

“奇怪奇怪真奇怪，
有人说穆仁智不那么坏。
胆敢为“狗腿子”来辩护，

要问他肚子里揣的啥鬼胎？”

红梅笑着说：“你们还真有两下子，编成了顺口溜！”二小子转动着大眼睛，把嘴一努说：“这是兰子出的点子。”兰子瞪了二小子一眼，对红梅说：“俺们正等着你回来表态呢！”红梅环视一下大家，手一挥：“等什么，还不赶快把它贴出去！”

二小子“哗啦”一下夺过红梅手里的大字报，领着大伙一窝蜂似的跑了。红梅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嘴角上挂着一抹笑，转身走进青年点。

就在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，当了八、九年技术员的傅积财，冷不丁甩手不干了。种田人都知道：柳叶吐梢，杏花打包，抢整苗床，火烧眉毛。傅积财把挑子这么一撂，可急坏了生产队长青山。他站在苗床上，抬眼望望育苗田，坑坑洼洼，横七竖八，格没打、畦没挖，心窝的火气腾腾冒。傅积财把苗床弄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过“长江”！他自言自语地说。这时，一阵脆亮亮的歌声打青年点里传出来：

“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，
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……”

“这丫头，又在唱歌了！”青山听出唱歌的人是知识青年红梅。提起红梅，青山打心眼里佩服这个不满二十四岁的姑娘。自打下乡就跟贫下中农心贴心。泥里走，水里行，阶级斗争打先锋，六年啦！下乡第二年入了团，转过年来入了党。如今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，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；她领着

妇女们打井、修坝、治山造田，撑起了半拉天。青山想：

“这丫头心里有算计，对，找她商量商量去！”想罢，扑着歌声，直奔青年点。

青山刚到大门口，“吱呀”一声，红梅正好推门走出屋。她右手提个小木桶，左手拿把猪食瓢，刚要去喂猪。青山急促地说：“我来找你说个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傅积财撺挑子的事。”

红梅微微一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怕他撺挑子！”

青山一愣神。他深知红梅对一件事、一个人，从不轻易表态度。既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准是里面有原因，于是着急地问：“傅积财到底是啥事，你们贴他的大字报？”

兰子推门出来劈口说：“这事可不是一个小问题。”

红梅朝兰子努努嘴。兰子便对青山说：“昨天下午，俺们在狼峰坡上往谷地挑粪，二小子跟俺叨咕着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，傅积财一旁插嘴说：‘要说坏，黄世仁坏，穆仁智跟黄世仁不一样，他吃的是地主的饭，挣的是地主的钱，也受地主管，跟伙计没啥两样。’咱们都恨穆仁智，他为什么不恨？”

青山心头一震，谁不知道黄世仁跟穆仁智是一个狼来一个狈，狼狈为奸，一对坏种。傅积财这家伙真是老糊涂啦，是得教育教育，又一转念，生产这么忙，非找这个时候贴他的大字报干啥？于是说：“怪不得他口口声声说啥也不干了。”

“他撂挑子怨我们？”兰子来气了。

“不管怨谁，春争日，夏争时，眼下顶重要的是闹春耕。稻苗育不好，秋后砸了锅，我不能眼看着生产受损失！”

“青山叔！”红梅喊了声，撂下猪食瓢，大步流星追出去，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说群众积极揭发问题，领导班子应不应该支持？”

“谁说不应该！”青山沉默一会儿说：“傅积财是解放前逃难过来的，他受过苦，讨过饭，头上还落了块伤疤，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你有什么根据相信这些？”

青山缓慢地挪动着脚步，心里忽上忽下波动着。

“你再想一想”，红梅靠近青山的身边说：“大字报揭的是傅积财的错误言论，没给他生产上提意见，他为什么撂了育苗的挑子？”

红梅望着默默不语的青山队长又补上了一句：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”

青山真的开始琢磨起傅积财来：既然说错了话，他就该认错。为什么在生产上拿一把？青山突然停下了步，他觉得红梅提出的问題有分量，值得认真想一想。诚恳地望着红梅说：“你说的在理。傅积财的事咱们班子是得好好研究一下。”

“青山叔！”红梅激动地上前一步，“育苗田的活，你

不要担心，咱上有党的领导，下有广大群众，什么困难也不怕！”

这时候，大队党支部老书记迎面走过来，兴冲冲地说：“你俩在这呢，让我好找哇！”红梅、青山急切地问：“有事吗？”老书记把手向青年点屋里一指说：“有，大事哩！”

他们三人走进青年点，围着高桌坐下来。老书记笑咪咪地说：“红梅，你们的大字报，贴得正是火候哇！”说着，望了青山一眼，“支委会讨论了一头午，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指示，决定要全面深入发动群众，把‘清队’运动，掀起一个新高潮！”

红梅望着老书记的脸，细心地领会着党支部的决议，她感受到迎接着一场新的战斗所特有的喜悦。她决心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，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，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上，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，炼得更红！

老书记接过青山队长递过来的烟袋说：“傅积财这个人，一遇到风吹草动，总在暗地里搞歪门邪道。虽说过去查过他，可到老是不清不白的，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，干部和群众的眼睛亮起来了，都要求重新查查他！”

青山担心地思量着：能打准吗？可不能打击了他的积极性，影响生产哪！老书记看出了青山的心思，提醒说：“青山，咱们党员干部要在革命的风浪中率领群众闹革命，可不能站在群众的对面泼冷水啊！”青山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红梅闪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深沉地说：“青山叔，可要注意，有

人想要找你这棵大树躲风啊！”

“啊？”青山队长攥起了拳头，忽地站起来：“哼，敢在我身上打主意的人，他也得掂掂分量！”三人同时笑了。老书记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：“我们要提高阶级斗争觉悟！”

“那傅积财撂了挑子，育苗田里的活计咋安排？”青山问。

“这么办，”红梅说，“我想咱们搞个育苗小组，老中青凑在一块干，我也参加。”老书记点点头，转脸问青山：

“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行是行，”青山说，“可红梅一身兼多职，工作担子那么重……”

“不怕！”老书记说，“咱们靠千军万马！”

“好！那就试巴试巴！傅积财的工作，我就……”

“别做了！”老书记一挥手说，“过几天，说不定他会找上门来！”

二

掌灯时分，贫代组长李大爷家，灯光格外亮堂。红梅和他们小组的骨干，正在研究运动情况。

炕上地下挤满了人，红梅伏在饭桌上，不停笔地刷刷记录。李大爷坐在炕头上，边抽烟边讲着话：“傅积财这个人，我横看竖瞅，总不象个好东西！合作化那工夫，刘少奇

一小撮坏家伙刮起了一阵砍社风，傅积财跟富裕中农暗地里合成股，闹腾挺凶，事后便哭哭涕涕地说他上了当，闹些个假象；刘少奇这个大坏蛋搞‘三自一包’那工夫，咱这也刮起了单干风，傅积财又在背后煽动几个私心重的人，吵闹把火分稻田，老书记领着大伙顶住了这股风，傅积财又抹了几把泪，蒙混过了关。”李大爷使劲往炕沿上磕了一下烟袋锅，接着话头说，“清队以来，我对傅积财做的事颠过来倒过去地想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刘少奇搞复辟，想叫咱重遭二茬罪，重受二遍苦，可傅积财说他出身是贫农，为啥回回跟着坏蛋们后屁股跑，跑得那么欢？”

红梅听完了李大爷的话，抬起头来伸手捋了捋前额上的一绺头发，说：“李大爷说的对！老书记常说，对两面三刀的人，咱们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他！”

“李大哥提起‘单干风’来，我倒想起一件事，去年困难时期那阵子，傅积财说过：‘旧社会在地主家扛活，只要听东家话，不挨打，不挨骂，大米水饭、粘豆包随便吃，出力的还帮助安个家。’这不是跟刘少奇说的‘剥削有功论’唱的一个调？”老贫农王二叔说，“真是个怪事，他若是个受苦的人，怎能留恋旧社会？”

“哼！”王二婶气愤地说：“咱们在旧社会里，当牛当马的干，还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闹得妻离子散，除非是汉奸走狗，才能说出地主个好！”

“有件事，我又恨自己，又恨傅积财！”富裕中农刘福祥说，“前年冬，傅积财对我说：地主、富农要砍树坚决不

让他，咱们砍几棵没有啥！我听了他的话，上山砍了棵风刮倒的歪脖树。这小子不等我把树扛到家，就跑到青山跟前告了状。弄得我和青山吵起嘴，傅积财可倒好，又跑出来当和事佬，他是一个油嘴滑舌两面光！”

大伙越说越有气，越说事越多，红梅望着群情激愤的会场，听着摆出的件件事实，感到很受教育和鼓舞，激动地说：“对，咱就该这么摆，这么揭，抓住纲和线就能摸出坏人的根梢来。老书记说：‘运动要搞好，发动群众最重要’！咱们这些人不光要带头揭，带头批，还要把群众都发动起来，把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关‘清理阶级队伍’的条条指示，落实到大伙的心坎上。把‘清队’的烈火在咱们红岩村，腾腾烧起来……”。

红梅她们的大字报贴出后，傅积财连续三天没出工。他本想通过拿一把，勾起青山的火头来，借着这条火筒子枪，把红梅她们的大字报压下去。没曾想，这一招落了空。他觉得形势发展象场风，刮得他睁不开眼，喘不过气。那张大字报，象一道号令，呼地一家伙，招来了几十张！他觉得队里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瞪着眼睛瞅着他，就连富裕中农孙家发，也在红梅的鼓动下，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。

今天早晨，他瞅见喂猪的老李头，领着红梅几个年轻人，乐颠颠地整理稻苗床，心里象冷丁塞进了一块冰。这对他简直是当头一棒，若丢了技术员的职，往后上哪能弄回这张护身皮？傍黑，他咬紧牙根溜到青山家，满口认错地说：

“青山哪，大叔是越老越糊涂了。我这张大粪缸里捞出来的

嘴，就象脱了笼头的驴，得了嘴的便宜，也吃了嘴的亏呀！稀里糊涂说些混账话，人家贴了大字报，触触我的旧脑瓜，这是好事嘛！可我……咳！千不该，万不该，在大忙季节，为了指盖大的一点小事，撂挑子。我这是……唉！忘本啦！”傅积财擦眼抹泪地要求重当技术员。他心里暗暗想道：“不管青山发多大的火，冒多大的高，绝不能露出半点破绽，为了在你这墙下挡挡风就是打我几个嘴巴子，也得忍着痛。”

青山痛痛快快撂了傅积财大半天，傅积财没说出半句牢骚话。青山心里琢磨着：一下子也拿不准他就是个坏人，再说他在技术上还是有一手，公社早就准备调红梅去当团委书记，若是最近走，育苗又要散了板，既然傅积财认了错，不如让他先干着。想到这，青山对傅积财说：“那好吧，打明个起，在育苗上，你要抓点紧，加把劲，少搞些鸡毛蒜皮的事！”

傅积财乐得小眼睛喷出瓦斯火，“嗖”地一下站起来说：“育苗这活你就放心吧！今年不闹出个名堂来，秋后我把脑瓜当着你的面拧下来摔个响！”

傅积财走后，青山“咯登”一下想起红梅来，这事没跟红梅碰过头，怎么就冒冒失失答应了？他猛地捶了几下脑袋壳，脚下带风地来到青年点。

红梅听完了青山的话，心里核计：老书记的脉掐得真准，傅积财果真打这条道来了。她想起昨天老书记说的，“要打狐狸，必得摸清狐狸的底，把它引到跟前来”，于是

抿了抿嘴唇脆脆快快地说：“傅积财既然还想干，俺就跟他一块干！”青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红梅送走了青山，坐在灯下，翻开了毛主席著作认真地学习起来。她想，这场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。傅积财他是人是鬼在斗争中一定能够搞清。要充分利用和他一块育苗的有利时机，摸清他的底细。红梅合上书本，想起了明天还要撒种，就喊来兰子和秀琴，一块来到李大爷家求教。

三

红梅一大早，背着“凤锦”种，踏着洒满霞光的道路，兴致勃勃地来到育苗床。她抓起金灿灿的稻种，在耙得平展展，喧腾腾的苗床上，撒起种来。站在歪脖树下的傅积财，见红梅下了苗床田，心里一惊：“青山队长昨晚不是明明答应还让我干这个活，怎么红梅又来了？莫不是她来得早，青山和她没碰上头？”傅积财心里想，“没碰头也好，编个误工的理由，消消她对我的怀疑。”想罢，迈开罗圈腿，边走边隔老远就和红梅搭上话：“啊，是红梅吗，来得真早！”

“上工钟敲过了老半天，早个啥！”红梅不软不硬地顶了他一句，直起腰来说：“今个俺要撒种了，你来是想帮把手？”

傅积财细眼瞅瞅红梅脚下的苗床田，边是边，角是角，

床下平平整整，床上田埂刷齐，心里更觉惶惑不安，反客为主地说：“红梅呀！这两天大叔的老病又犯了，亏你起五更爬半夜地帮大叔忙活。嘿嘿，可得感谢你呀！”

“鬼善辩”这个外号，真没错起他，满肚子谎话，满肚子鬼。红梅回答说：“为革命种田是我的本份，你谢我干啥？”

傅积财眨巴着眼睛说：“哎哟，你可真够谦虚的啦！”接着，摇了摇头，装出副哭相：“唉！老病一犯，就勾起我想到旧社会。那时候，给地主扛活的人，都受过黄连苦哇！”

“听人说，穆仁智好象也给地主干过活，你说他受没受过苦？”红梅瞅了傅积财一眼，反问了一句。

“这……”傅积财一下噎住了嗓子，慌了神，脚下一趔溜，“吧叽”一声摔在苗床里。

红梅憋住笑，顺口说了句：“啊呀，你可得留心走正道哇！”

傅积财忍痛爬起来，拍打着身上土，遮羞似地念叨着：“唉！我这条丢当腿，年轻时候在通化……”冷丁觉出说走了嘴，干咳嗽两声改口说：“在辑安，给大肚皮孙打头家扛大活，这家伙心狠手毒，打人先打头，后打腿，我头上的伤疤跟这不主硬的腿，就是叫他打坏的，唉！老了找上来啦！”

噢？他先说通化，后改辑安，这里准有名堂。过去他说老家在辑安，今个露出通化两个字，这可是调查的好线索。

红梅装作没听见，一边撒着种，一边问傅积财：“你看这么撒还行吧？”

“行，行！满好，满好嘛！”傅积财眯缝着眼睛说：“红梅呀！大叔早就说你行，干啥象啥！”说着急忙捡起把铁锨，扬土盖着种，“庄稼人，就该把心想在庄稼上。”他抬头望了望红梅没吱声，壮着胆子接着话茬说：“就说种稻吧：春天啥别想，光想撒种和插秧；夏天啥别想，光想追肥和浇水；秋天啥别想，光想收割和打场；冬天更是啥别想，光想选种和捡粪。这才能够种好地！”

红梅心里明镜似的，抓起一把稻种，望着傅积财说：“我看还有一桩大事哩！种地提防有害虫，最坏的是那地下虫，好天好日躲在土里头，阴天下雨钻出来，俺得留心摸准它出土的规律呀。”

“啊，是呀，……是得留心……”傅积财惊恐地回答着，心里话：“红梅，红梅，你真够厉害的”，白眼珠翻了翻，急忙换了个话题：“红梅呀，不是大叔‘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’，育苗这活我摸摸索索干了八九年，多多少少积攒一些经验，往后你要学就别羞口，尽管问，啊？”

“好哇！”红梅忽闪着大眼睛，爽朗朗地说：“俺正想问你个问题哩！”

“好，好！咱是干啥说啥，卖啥招呼啥，就说稻子的事吧！”

“你说稻苗跟稗草有啥两样？”

“那哪一样！”傅积财嘴角一咧，心里话“连个稗草、

稻苗都分不开，还想跟我较量？”洋洋自得地说：“稻苗叶上毛毛多，稗草叶上光秃秃哇！”

红梅问：“好认吗？”

“好认，好认，一瞅就认得！”

“不对！”红梅说：“老贫农可跟你说的不一样！”

傅积财一愣：“怎么说的？”

红梅提高了嗓门：“他们说，稗草、稻苗模样差不多。”

“哎，是有点差不离儿。”

红梅说：“混在稻苗里一块长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”

红梅说：“俺得留心仔细认。”

“对、对！得留点心！”

红梅终于放开嗓门：“不能让它蒙混过了关！”

“啊？”傅积财禁不住惊出了声。他伸手捋了捋哆哆嗦嗦的黄毛胡，驴唇不对马嘴地说：“哎，有那码事……不，是那码事！”皮笑肉不笑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嘿嘿！没有两下还真不敢跟你比量哩！”

红梅回眼望望傅积财那个狼狈样，心里真想笑。转念一想，老书记不是说过“不能打草惊蛇，轻敌麻痹”吗！她端着盆到地头满满地装了一盆稻种。一抬头，看见电线上头落一只黑乌鸦，她灵机一动，抓起一块石头打过去，乌鸦“扑楞”一声嘎嘎叫着飞走了。

这时候，红梅才痛痛快快地笑一场。

四

时间象小河里的水，哗哗流着不断头。向阳坡上的桃花开红了一大片。

一清早，青山队长就站在地头上，望望垄，瞅瞅行，那绿油油的苞米苗，棵棵不缺，垄垄溜齐。乐得他咧开了嘴，眯上了眼。他又来到苗床前，那齐刷刷的稻苗，长得更欢势。往年傅积财搞的全是旧套套——水里撒种育慢苗；今年，红梅搞的是新试验——薄膜高台烤快苗。真是新人新苗新方法呀！下种不过五天芽出土，不过十天黄变绿，不过半月你再瞅，绿登登的叶片放开啦！看，现在长得又壮又肥，足有四寸高。青山队长喜孜孜地看着苗床上插的那些个木牌牌：什么“黄金”、“白金”、“水源”；什么“凤锦”、“百粒”、“新农十八号”……。有的是草绿色，有的是天蓝色，还有的是绿里透红的长茎梗哩！他从心眼里夸奖红梅：“这丫头真有心劲，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真是大有作为呀！”再看看傅积财用老法育的水泡苗长的还不到二寸长，他不由得捉摸起傅积财来。眼下在清队运动中，群众给傅积财贴了一些大字报，真是不揭不知道，一揭吓一跳哇！想不到傅积财暗地里还搞了这么多的鬼名堂。自己脑袋瓜光考虑生产，忘掉阶级斗争这根弦可不行啊！

这时，傅积财背着个喷粉器迎面走过来，老远就抢先招呼说：“青山，昨天下午我瞅见苗上有稻瘟，今个想撒点药。”

“啊？刚才我打苗床来，怎么没发现稻瘟病？”青山着急地问：“不少吗？”

傅积财说：“不碍事！西南角那点水育苗，零零星星出现点！”

青山说：“那就抓紧撒药，不能让它蔓延开！”

傅积财说：“放心吧，我摸索了多少年，肚里还有点数！”

傅积财看青山走远，便拿起喷粉器摇了摇，“吱——呜”的声音顿时响起来。他想起红梅育的苗，又绿又壮不由得发起恨来，“哼！”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，“趁红梅不在家，给她点厉害看。”

这时，正在浇瓜秧的二小子从地那头跑过来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是干啥呀？”

傅积财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撒药治稻瘟病。”说着不停手地摇，喷粉器口上喷出一股股白烟。

二小子一把抢过来说：“我摇摇看！”

傅积财看看二小子，鬼心眼一动，“何不借二小子的手……”他马上嘿嘿笑了笑，用诱惑地口气说：“你们年轻人，站在苗床里，‘呜呜’地摇着这玩艺，比你浇瓜秧神气！”

二小子问：“怎么知道有稻瘟？”

“苗叶色浅的，多半就有！”

晌午头，人们都回家去吃饭，青山打南岭才回来，一眼望见苗床上，雾气腾腾，白花朵朵。细一瞅，呀！是二小子